

# 记者，照亮他人也温暖自己

——写在庆祝第二十六个记者节之际

□ 任 昱

又逢记者节，翻看日历才察觉，这已是第二十六个年头。原来这个专属于新闻人的特别日子，已悄然走过二十六载春秋。指尖轻叩键盘，心中波澜涌动，记忆瞬间穿越二十五年的第一个记者节，那时的景象仍历历在目。

史料记载，1999年9月18日，国务院总理朱镕基签署国务院第270号令《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》，在第五条中明确提出设立记者节。2000年8月1日，国务院办公厅批复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（简称中国记协），同意将每年11月8日定为记者节的具体日期。至此，新中国新闻工作者终于拥有了属于自己的节日。

事实上，新中国成立前便已有记者节的传统。1933年至1949年期间，每年9月1日，新闻从业人员都会以各类仪式纪念这个节日。1937年11月8日，以范长江为首的左翼新闻工作者在上海成立中国青年记者协会，这便是中国记协的前身。而11月8日作为中国记协的成立日，也成为了记者节的选定日期。值得一提的是，记者节是一个不放假的工作节日，始终与新闻人的坚守相伴。

## 首个记者节记忆：

### 忙碌里的热忱与归属感

2000年11月8日，新中国第一个记者节如期而至，吕梁日报社的全体干部职工也共同度过了这个意义非凡的节日。

彼时，我还是吕梁日报社总编室的一名编辑。总编室的工作繁杂而关键，既要处理日常编务，为总编辑、副总编辑撰写讲话稿，还要汇总每日社长、总编辑、副总编辑审阅报纸各版面大意的意见，通知编辑部门修改校准，再转送值班主任、值班总编最终审核把关签字，确保报纸顺利出版印刷。

第一个记者节，忙碌与喜悦交织在每个人心中。大家都格外珍视这个属于自己的节日，单位的重视更让这份归属感愈发强烈。我和大部分同事一样特意换上了唯有春节才舍得

穿的新衣服，外单位的朋友碰面时，总会热情问候：“记者节快乐！你们新闻单位真好，还有专属节日。”听着这样的夸赞，自豪感油然而生。同事之间也相互道贺，温情满满。

当天，吕梁地委隆重召开全区庆祝记者节大会。地委副书记樊吉厚，地委委员、秘书长刘建明，地委委员、宣传部长朱锦平出席会议并讲话。会议表彰了一批新闻工作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，我有幸参会见证这一时刻。虽未获得表彰，只是作为参会者鼓掌喝彩，心中却满是激动。会上，地委领导向全体新闻工作者致以热烈祝贺，并对新闻工作和从业者提出六点要求，其中最后一项明确强调，各级党组织和政府要高度重视、大力支持新闻工作。翻阅当年的日志本，那天我直到晚上十二点二十分才踏上归途。只因第二天的报纸要刊登庆祝记者节的新闻，还要配发社论，记者编辑参加庆祝活动，各自忙碌不停，总编室的服务保障工作自然也得紧跟到底。我在当天的工作日志末尾写道，“今天很累，今天也很高兴。领导叮嘱，明日发通知告知编辑校对人员，对每一个标题、每一段文字、每一个字乃至标点符号，不仅要认真校对，而且是必须认真校对，确保零差错。”

那天单位还组织了小型座谈会，凭借总编室的工作便利，我也得以参会。即便坐在角落，也丝毫不挡不住内心的澎湃。会上，大家踊跃发言，就连平时沉默寡言的同事，此刻也激情满怀。本只需四五百字就能说清的想法，他足足讲了三四千字，如今回想起来，那份纯粹的热忱仍让人动容。

2000年11月9日的《吕梁日报》，用显著版面记录了这一盛事：头条刊发《我区新闻工作者隆重集会欢庆记者节》，第二条配发本报编辑部社论《崇高的事业 神圣的使命——热烈庆祝新中国第一个记者节》，版面左下方还刊登了《孝义市载歌载舞庆祝记者节》《方山县举行记者节座谈会》等报道。从报道中能感受到各地的重视——县委书记、县长均亲临会场

祝贺，这份认可让每一位新闻人倍感振奋。

那天下班后，几位同事相约饭店小聚，点上土豆丝、过油肉、蒜蓉炒豆角等几样家常小菜，伴着美酒畅谈未来，言语间满是对新闻事业的憧憬与期许。谁知第二天，分管领导把聚餐者叫到办公室，一脸严肃地说：“喝酒怎么能没规矩？少了领导怎么行？记住，今晚我掏钱，接着喝，谁也不能偷懒！好不容易有了咱们自己的节日。”话音刚落，办公室里便漾起爽朗的笑声，那愉悦的氛围甚至弥漫至楼道之中，让人感受到其乐融融的温馨。

为庆祝首个记者节，吕梁日报在文艺副刊开设“我的记者生涯有奖征文”专栏，新老新闻工作者纷纷投稿，佳作频出。其中，诗人李三处的《献给记者的歌》最令人印象深刻，字里行间满是对记者职业的敬重：“一天天脚步匆匆/一岁岁酷暑严寒/一颗心交给了平民百姓/一腔情温暖了翠绿花红……啊，记者，记者/淡泊的是名利/追求的是精神/尽管岁月沧桑路途艰辛/可你无怨无悔永远忠诚。”

## 二十六载初心路：

### 从仰望者到逐光人的坚守

记得初入报社时，“记者”于我而言，是报纸上带着温度的文字背后的坚守，是电视里扛着摄像机穿梭在新闻现场的身影。那时的我尚未体会到“铁肩担道义”的千钧重量，只觉得“能把别人的故事讲出来”是件无比了不起的事。我曾在日记本里悄悄立下誓言：“以后我也要像优秀的记者那样，跑遍万水千山，采访形形色色的人物，写下许许多多动人的故事。”

首个记者节过后一个月，我从编辑转型为专职记者。从此，采访本和笔成了形影不离的伙伴，我在寻找新闻、书写故事的路上跌跌撞撞，却始终步履不停。这二十多年来，我踏过乡村的泥泞小道，在暴雨中跟着村民查看被淹的农田；也曾驻守深夜的记者办公室，为一个数据反复核对至凌晨；见过受访者眼含热泪诉说困境，也见证过问题解决后他们舒展的眉

头。曾经以为“记者”是“看见世界”，后来才渐渐懂得，更多时候是“走进世界”——走进那些被忽略的角落，走进普通人的喜怒哀乐，把他们的声音转化为被听见的文字。

2025年11月8日，第二十六个记者节又如期而至，吕梁日报社原本就根基扎实，如今又添新韵，焕新颜，且仍在日新月异变化之中。看着身边资深沉稳的老同事与朝气蓬勃的年轻人，我忽然想回到最朴素的新起点：想去看看曾经采访过的学校的新变化，想听听沿黄枣农讲打枣卖枣的趣事，想去某个采访点找找当年丢失的那支英雄牌钢笔，想走进企业和工人唠唠收入、聊聊新打算，想去汾酒博物馆追忆杏花村里的牧童故事，把那里的新变迁诉诸文字。

历经二十五个春秋的记者节，我从仰望者成长为参与者，岗位虽变，初心未改。有人问我跑新闻累不累？累！赶稿到凌晨的疲惫、面对不理解的无奈、目睹困境却无力相助的焦灼，都是这份职业的姿态。但每当手机里收到受访者发来的“谢谢”，每当看到自己的报道能让老百姓的事情有了一点点改变，便觉得所有的辛苦都值得。“总把民生融入笔，尽将国梦绘成虹。”就像一位老记者说的：“我们不奢望靠一篇报道改变世界，只要每一篇都写得真实、用心，就是在为这个时代添砖加瓦。”

今年的记者节，吕梁日报社从领导班子到记者编辑都格外重视。系列庆祝活动早在9月22日便拉开序幕，我们在方山县开展了全体采编人员参与的“登高悟廉心，清风伴我行”主题活动；10月27日，“好记者讲好故事”演讲比赛如期举行；11月6日，庆祝联欢晚会热闹上演，每个人都兴高采烈、热情满怀。

记者节，是众多行业性节日中的一个，却因特殊的职业属性而意义非凡。新闻工作是党的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，是党和人民的喉舌，是连接党和政府与群众的纽带和桥梁，这让记者承载了更多重量。而新闻从业者的家国情怀，更让这个节日绽放出别样光彩。

传声为民承使命，秉笔逐光映初心。愿每一位记者，都不辜负那些信任的眼神，不放弃那些该说的话。继续握紧手中的笔，走进更多人的故事里，让每一篇新闻既有“可读性、可视性、可听性”，更能“沾泥土、带露珠、有温度”。

因为我们深知，写下的每一个字，都在传递一束光——这光，照亮他人，也温暖自己。

# 词咏二十四节气(下)

□ 梁大智

## 梁兰香·咏小暑

熏风烘昼，暑气初浓，苑角榴花绽透。兰汤浴罢，薄汗轻消，竹榻闲撑素手。听蝉鸣、高树藏声，荷风穿帘送秀。看阶前、盆浸冰瓜，凉沁襟袖。

村外禾苗抽穗，田夫披蓑，趁晴锄秀。槐阴匝地，稚子追蝶，笑指蜻蜓立藕。煮新茶、烟绕茶焙，闲话年成几否？待黄昏、星子疏明，萤火如豆。

## 解花语·咏大暑

炎蒸侵昼，炽日当空，蝉噪高槐杪。云藏峰岫，风暂歇、唯有荷芬轻绕。池莲绽了，凝粉艳、香浮清沼。看村童、柳荫垂竿，争钓浮萍小。

田垄禾苗枯槁，盼甘霖骤降，消暑除燥。凉茶烹早，藤架下、闲话年成丰耗。星垂夜悄，萤火点、明灭林杪。到新秋、凉雨初来，总把欢歌报。

## 金明池·咏立秋

残暑将收，熏风渐歇，一夜凉生庭树。梧叶坠、疏疏点点，阶前暗积秋声素。看云归、雁阵初排，带浅碧、掠过澄空临雾。正稻陇翻金，棉田吐絮，遍野丰饶如许。

篱畔黄花馨处，有儿童追蝶，笑牵衣缕。烹香茗、闲听村院，蝉声渐弱添秋趣。叹流年、暑去秋来，又到岁除时，莫负朝暮。见月上东窗，浅斟清酒，共话农家新黍。

## 高山流水·咏处暑

金风销暑气，疏林染翠，渐有秋声渡。看云轻如絮，雁阵横空，影落寒江处。稻梁黄、遍野翻浪，棉桃裂、白絮盈圃。正农家、抢晒新粮，汗透衫布。

阶前梧叶坠，又篱边菊蕊，暗舒芳缕。煮茗邀邻叟，闲话年成，笑指檐垂露。叹时光、暑去秋来，岁华换、莫负朝暮。待霜晴、再赏丹枫，共斟清醑。

## 望海潮·咏白露

晨阶凝露，霜桐滴翠，秋光渐染庭瓦。雁逐云轻，风摇稻熟，四畴尽金铺。露华初舒，正香浮短砌，影落清渠。童稚贪凉，扑萤追蝶绕阶除。

闲邀故老烹茶，话年丰岁稔，笑指村墟。蝉鸣高槐，蛩鸣浅草，光阴暗换星移。夜久月华孤，任露沾衣袖，意自萧疏。遥念江天万里，归思寄鸿书。

## 画屏秋色·咏秋分

金风匀昼夜，露染丹枫，霜催篱菊芳。雁阵排空，影落寒潭，碎却一湖秋皱。稻陇翻金，棉田吐絮，遍野丰稔盈豆。见农家、打谷归仓，笑语满庭相凑。

闲步庭前，看梧叶飘阶，菊香盈袖。煮茗烹茶，漫话年成，又道新醅熟就。月上东窗，清辉洒遍，冰镜凉生襟透。叹时光、暑去秋深，莫负此般云岫。

## 松梢月·咏寒露

雨凝霜迟，见英菊残，砌下虫稀。雁去云沉，声远长空，寒气渐浸疏篱。稻梁堆场，棉如雪、满架垂珠。有村民、晒薯收菜，笑语溢茅庐。

闲庭露重沾衫冷，更风摇松影，月上西墀。煮酒温茶，漫话年丰，又叹岁律如飞。借晴光、游胜景，看千山、尽着霞衣。惜此辰、秋意深浓，莫负好春晖。

## 水调歌头·咏霜降

雁背驮秋去，霜脚印庭寒。阶前梧叶堆锦，篱菊争颜。遥想边塞峰壑，已著素纱轻裹，松翠倚云端。南岭稻粱熟，北国垦金田。

登高阁，持浅盏，望长天。莫嗔荷老莲睡，枯处孕春妍。且把残霞进酒，再揽清辉入卷，时序自循环。添衣迎寒至，心暖待新篇。

## 六州歌头·咏立冬

寒风掠野，千木褪青苍。荷盖破，芦花白，结轻霜。水生亮。渐有垂垂玉，苔痕冻，阶凝光。篱菊瘦，枫红敛，减秋芳。换却单衫，急裹绒衣厚，暖意深藏。望晴空寥廓，雁阵已南翔。云淡天凉，暮烟长。

喜仓廩实，新醅熟，暖炕烘，话农桑。煨芋薯、烹羹粥，赏升霜。莫嗔伤。且待梅梢绽，冰魂醒，暗飘香。听雪落，敲窗牖，韵悠扬。一岁轮回，此际宜安养，静候春阳。任流年更迭，心自守温良。岁稔时康。

## 宴琼林·咏小雪

疏木趁秋黄，正霜风浅，初雪飘凉。檐角处、零星银粟，漫随云影悠扬。篱边梅蕊新孕，醉清香、暗透东墙。看乡村、渐展薄纱轻素，鸦点横塘。

闲煨暖酒邀朋坐，话农桑、笑谈岁长。炉畔煮茶听落絮，任寒意深藏。应知此日天工巧，酿丰年、瑞兆先彰。待明朝、踏雪寻幽径，再赏晴光。

## 暗香·咏大雪

朔风催暮，正云垂四野，琼英漫舞。竹折梢头，簌簌声中覆轻素。炉畔新醅初暖，凭窗望、千峰凝翠。念旧岁、农谚传瑞，瑞雪兆丰年。

闲步。溪桥路。见冻叶粘冰，鸦啄残露。冷香暗度，梅萼含春候晴煦。莫道冬深萧索，藏生机、隐萌新绿。待破晓、晴日里，银装更妩。

## 疏影·咏冬至

寒封玉户。看晚凝霜瓦，风敛纤素。昼短宵沉，漏滴铜壶，谁共炉边温酒。梅枝缀雪含苞蕾，渐暗送、芬芳轻度。记旧年、欢聚调羹，闲话岁华时序。

遥想村前陌路，冻溪凝碧，烟笼疏树。饺饯新香，漫透篱墙，暖却眉间琼絮。待他阳复冰消后，便染得、东邻青缕。盼春来、燕啄新泥，不负此宵长驻。

## 期夜月·咏小寒

朔风穿隙透凄楚。正夜月、霜凝素。千峰覆雪埋乡路，听竹折、声传寒浦。炉温残茗，帘垂孤烛，人独凭户。念农时、冬眠眠深，盼春信、何时能赴。

遥想江村烟暮，渔舟泊处，蓑笠沾露。稚子围炉说饼，老翁呵手聊年暮。梅苞初绽，清香犹度，暗将春诉。待明朝、踏雪寻芳，携疏影、簪梅问圃。

## 绮罗香·咏大寒

朔吹凝冰，寒侵肌骨，四野霜华凝素。千树封银，万径无踪疏暮。拥暖炉、新酒初温，对残烛、旧年将去。念故园、梅萼轻绽，暗香几度穿帘户。

遥思田畴麦陇，最覆琼酥数尺，根芽潜护。待得东风，吹醒几间春序。盼归人、路断关山，忆稚子、梦穿庭户。且呵手、漫数流光，静等新元曙。

# 我的记者“情结”

□ 肖继旺

11月4日上午11点10分，手机屏幕骤然亮起，“方山融媒体中心张娟”的名字在屏幕上欢快跳跃，似乎在急切地传递着某种讯息。我轻轻按下接听键，电话那头，是张娟清脆悦耳的声音：“肖主任，咱融媒体中心下午2点40在县人武部举办记者节活动，诚邀您拨冗参加。”

“好的，谢谢！”我的应答脱口而出，仿佛是多年养成的习惯。其实，我已于2022年1月，卸下了方山县融媒体中心副主任的重担，不是肖主任了；2024年，又因县里落实上级政策，调入方山文联。身份变了，办公室换了，案头常用的笔也从当年跑新闻时色彩斑斓、充满活力的水笔，换成了如今简约实用、沉稳内敛的中性笔。然而，旁人似乎总忘不了那个在新闻一线摸爬滚打、挥洒了二十多年汗水的“我”。更让我心怀感恩的是，县委常委、宣传部薛利民部长始终把我这个“老新闻”放在心上。即便我到了文联，他也常常念叨：“继旺是方山新闻的老兵，根还在这儿。”这份厚爱，宛如冬日里的暖阳，温暖着我，让我在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里，都能感受到无尽的关怀与力量。

窗外的阳光，如同金色的丝线，斜斜地洒进文联的办公室，轻轻落在桌角那本《足迹》上。2022年出书时那淡薄的油墨香，仿佛还萦绕在鼻尖，混合着这些年跑遍方山大街小巷、田间地头所沾染的风尘气息，让人沉醉其中，难以自拔。书里收录的，不过是我新闻生涯中的冰山一角。真正的“足迹”，早已深深地印刻在新华网、人民网、中新网等全国知名媒体的平台上，也藏在新华网山西频道、人民网山西频道、央广网山西频道等地方专栏的字里行间，更镌刻在《山西日报》《山西经济日报》《吕梁日报》那一页页泛着油墨香的版面上。二十多年来，我在这些媒体上发表了4000多件新闻作品，累计300多万字，还定格了1000多幅记录方山变迁的图片。那些在后台发稿到凌晨的寂静时光，星星点点的灯光如同我坚守的信念，照亮了我前行的道路；那些在版面上急切寻找“肖继旺”三个字清晨，阳光透过窗户洒在报纸上，仿佛是对我努力的肯定与鼓励；任融媒体中心副主任时，我跟着信贷员跑了六个村子，深入了解产业发展的困境与需求，写出了《产业缺资金 牛儿来“帮忙”》，为方山的产业发展贡献了一份力量；更早前，任新闻办副主任时，我蹲在赵全家门口，静静地听他念叨“住院28天只花592.64元”，那一刻，我用中性笔在采访本上匆匆记下那份感动，也记下了方山在医疗保障方面取得的进步。

办公柜最上层的抽屉里，四十四个省级以上获奖证书整齐排列，宛如一排等待检阅的士兵——两本“山西新闻奖”一等奖证书格外耀眼，分别镌刻着《赵全家：住院28天，自己只花了592.64元》与《王继平：“病了一场，我并没有返贫”》的荣光。它们见证了我新闻道路上的拼搏与付出；旁边那本印着国务院扶贫办公章的证书，总让我想起《千群一家亲》的画面——脱贫攻坚的战场上，村干部毫不犹豫地帮老乡扛起沉甸甸的玉米，阳光洒在他们身上，把两人的影子叠成一棵紧紧相依的树，那是千群之间深厚情谊的生动写照，也是方山脱贫攻坚取得胜利的温暖见证。这些荣誉，不仅仅是“新闻办副主任”“融媒体肖副主任”的勋章，更是“新闻人肖继旺”一生的执念与追求。那些作品与文字，绝非冰冷的数字，4000多件报道，是我用双脚丈量方山每一寸土地的坚实足迹，是我对这片土地深深的热爱与眷恋；300多万字，是我与老乡亲们坐在炕头唠家常时的倾心交谈，是我对他们生活、他们的梦想的真诚记录；1000多幅图片，是我镜头里定格的人间烟火，是方山发展变迁的生动影像，也是深夜伏案改稿时，台灯下我与方山进行的一场场深情对话。就连当年先后当选方山县人大代表、党代表、政协委员时，我提的建议、写的提案，也多半围绕着“新闻为民”“讲好方山故事”，因为我始终坚信，新闻的力量在于传递真实、温暖人心、推动进步。薛部长总说：“我心里，全是方山的人和事。”是啊，方山，早已成为我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，这里的每一寸土地、每一个人，都深深地烙印在我的心间。



# 走出湫水的孩子

□ 前卫

哗哗的流水将沿岸黄土裹挟成浑浊的泥沙，厚厚的泥沙在开阔处又淤积成比黄土更肥沃的良田——这便是湫水河的造化之功。

湫水，其名载于《水经》等古籍，溯源元代为之作注。然而置其于全国万水千流之中，知者寥寥，寂寂无名。

而我，偏偏就是出生于湫水河畔的孩子。

湫水一地，土地贫瘠，诗礼难及，民风剽悍。儿时所见周遭乡亲，但凡遭遇大小不平之事，多是长吁短叹，絮絮叨叨，忽而怨生来命苦，忽而骂老天无眼。若幸得他人帮扶怜悯，那原本浑浊的泪光里夹杂着无奈，转瞬之间，卑微的眼神里又潜藏着不易察觉的贪婪。一旦有利可图，有的人便会漫天要价，撒泼耍赖，实在令人不齿。故而，省内给湫水人冠以“黑豆茬”的诨名——意指性情执拗，如黑豆留在田地里般坚硬难缠。

溯源追古，湫水曾是中原农耕民族与戎狄游牧民族你来我往的争夺之地。不同的文明在此交织碰撞，而不同的穷山恶水，也造就了生存的不易与艰辛。

我家祖上在明清年间曾是湫水赫赫有名的书香门第，在庠生员源源不绝，举人进士接二连三。至今保留的湫水名胜古迹文塔塔铭文，也是我某位先祖中期入京高中进士后所作。可到了我曾祖父这一代，家道已然中落，生计艰难，很是不成样子。不过，读书的家风却未曾中断。少年时，我读到《孝经》中的“教民亲爱，莫善于孝；教民礼顺，莫善于悌；移风易俗，莫善于乐；安上治民，莫善于礼”，便立志要做一名老师，一改湫水颓势恶俗，以礼易风，造福桑梓。

可惜，这个念头萌芽不久，就因当时湫水司空见惯的人情世故而凋零。那年过中秋节，母亲未及准备点心瓜果一类作为“束脩之礼”，我便被一位

女老师冷眼相待，甚至随意责骂。那一刻，为师之梦，稀碎无声。

少年时期的我，总是迷惘。书本上所教的敬天法地、礼义廉耻，为何许多父老乡亲不以为然？偏偏那些风月情色的话题，黑皮无赖的“成功”之道，却总被津津乐道，乐此不疲。古人云：凡教化之不立，而万民不正也。孔子则说“兴于《诗》，立于礼，成于乐”。湫水不是没有文艺乐舞，道情小曲、伞头秧歌、唢呐笛子，都是争奇斗艳，堪称绝妙。可一不小心，某些在红白喜事、年节庆典中的表演，很容易就滑向了“裤裆里的丑事”，流俗于邪邪中的轻薄。在众人哄笑声中，连妇孺的耳目也污了一大片。

然而不容否认的是，尽管有些言行令人费解，湫水人骨子里的淳朴底色与勤劳本质，同样传承不息，值得敬重。一家有事，众人帮忙；家家户户的屋里，总收拾得干干净净；乡间农家的田里，绝无荒芜——即便是靠天吃饭的黄土沟壑，也被精心栽种上庄稼，郁郁葱葱，孕育着微茫而坚定的丰收希望。

当改革开放的春风吹进了湫水，也溅起了涟漪。电视的兴起，书报摊的兴盛，走南闯北的湫水人带着新见闻返乡……大城市里关于礼貌的用语、文明的风尚、契约的精神，如同被加固了拦河坝的湫水河——浑浊渐渐沉淀，清流徐徐浮动。人们的精神诉求，也在悄然发生改变。

进入中学的我，虽然湮灭了昔日成为“师者，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”的崇高理想，手中的笔却从课本移到了稿纸上，偷偷在课间写下厚厚一本名为《江湖情仇》的“小说”，脑子里天马行空地想着以所谓江湖道义“洗刷湫水陋习”。

恰巧在此时，我遇见了一位《吕梁日报》的老师。当我抱着可能被奚落的心情，捧上自己的“大作”时，迎接我的不是嘲讽，而是温暖的目光与诸多鼓励。恰逢报社组织抗战胜利纪念征

